

# 中外文學

## 紀念侯健教授逝世週年

宋美璋  
姚一葦  
葉慶炳  
廖炳惠  
王安琪  
齊邦媛  
彭鏡禧  
李有成  
單德興  
廖朝陽

侯健老師與《中外文學》  
懷侯公  
我的第一位外文系朋友  
閱讀倫理：追憶侯老師  
訪談錄  
侯健中譯柏拉圖《理想國》的意義  
翻譯與個人才情  
白璧德與中國  
試論小說評點與美學反應理論  
迷幻與神通：關於道教思想與  
後現代理論的一些問題

# 中外文學月刊

第三十二卷  
第一期  
第三十二期

發行人  
編輯顧問

顏元叔 王靖獻 朱立民 余光中 高友工 夏志清 葉維廉 齊邦媛 李歐梵  
王夢鷗 朱炎 姚一葦 胡耀恒 袁鶴翔 葉慶炳 劉紹銘 羅錦堂

社長 宋美璿  
總編輯 張蕙娟  
執行編輯 易鵬  
業務經理 彭碧  
業務助理 彭碧  
卿台鵬娟璿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業務部) 二五〇三—  
三六八

印刷者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永和市成功路一段三巷五號  
田園書屋  
總經銷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零售每册新台幣八〇元

訂閱 { 全年新台幣 八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 一六〇〇元  
郵政劃撥(二九六五)——中外文學月刊社

國外

平郵 { 港澳地區美金 46元  
其他地區美金 53元  
航空 { 港澳地區美金 59元  
亞大洋洲美金 65元  
歐美非洲美金 71元

請寄滙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中華郵政核准登記第一類  
新開紙台字第三二四〇號

新開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誌字第壹零伍號

• 版出日一月八年十八國民華中 •

# 中外文學 目錄

第二十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號

## 紀念侯健教授逝世周年

侯健老師與《中外文學》 4

宋美瑾

懷侯公 6

姚一葦

我的第一位外文系朋友 9

葉慶炳

閱讀倫理：追憶侯老師 11

廖炳惠

訪談錄 14

王安琪

侯健中譯柏拉圖《理想國》的意義 22

齊邦媛

翻譯與個人人才情 31

彭鏡禧

白璧德與中國 8

李有成

試論小說評點與美學反應理論 73

單德興

迷幻與神通：

關於道教思想與後現代理論的一些問題 102

廖朝陽

### 外國作家與作品譯介

莎士比亞商標體 118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陳次雲譯著

### 文學創作

浮生紀事(詩) 133

簡政珍

# 侯健老師與《中外文學》

宋美瑋

流光匆逝，侯健老師去世悠悠已屆週年。侯老師自民國六十五年任臺大外文系主任而兼《中外文學》社長，自六十八年任文學院院長而兼發行人，迄至去年辭世，與《中外文學》的淵源久而且深。他的學術論文在《中外文學》經常可見，有論西方小說，亦有論中國古典小說，嘉惠學子，也益增《中外文學》的學術份量。他任社長及發行人，每不忘為這份銷路有限、商業價值為零的雜誌拓展地盤及開闢財源。侯老師向新聞局及其他單位皆曾爭取到不少訂閱配額。《中外文學》慘澹經營十九年，編輯及業務。一直由系中同仁撥冗襄助，其間在人力及財力皆感窘困時，都未經言停刊，侯健老師功不可沒。

侯健老師與疾病纏鬥數年，不幸於去年八月三十日辭世。故舊門生傷痛之餘，對他病中所表現的勇氣、毅力和達觀，無不欽敬。他去世之初，曾親炙受業的門生便籌思為文紀念。再經前輩姚一葦教授的敦促，於春節後的一次聚會中，商定以八月號的《中外文學》紀念侯老師。文稿內容概分三類：侯老師生平行誼、學術成就，以及與侯老師研究專長相關的學術論文。本期中除有姚一葦和葉慶炳和廖炳惠三位教授抒情敘往之外，齊邦媛和李有成兩位教授討論《理想國》的中譯和白璧德，屬第二類。另外，彭鏡禧、單德興和廖朝陽三位教授分別討論翻譯、小說理論和比較文學的課題，正也是侯老師學術成就的三個標竿。王安琪教授專訪侯師母姚雪梅女士，呈現出侯老師學術之外的其他向度。

《中外文學》自誕生及至髫齡而將屆弱冠，與臺大外文系的近代史重疊密合，不可或分。歷任總編輯皆由系中學有專長的年輕同仁兼任。歲月流轉，也在系中人事留下痕跡，但枝幹相連生生不息。《中外文學》薪傳不輟，對學術研究及文學創作的鼓動之功，自有公鑑。侯老師是外文系第一屆畢業生，而後數十年於臺大教書、掌系及院務、兼社務，服務奉獻提攜後進，他的學養及無私的胸襟都是學生後輩的典範。我忝為受業弟子，目前負責《中外文學》社務，謹誌此短文追念他於萬一。

# 懷侯公

姚一葦

我與侯公（我與侯健互以「公」相稱，從不稱名）相識，是我加入比較文學學會之後，而他的大名，早就知道。記得五十年代初，我曾去臺大宿舍探望廈大校友朱光玉（他似乎是在臺大生物系當助教），侯健與他住同一棟宿舍。他因知我喜好文學，問我要不要認識他和夏濟安，我當時拒絕了。我的拒絕使我與侯公結識晚了二十多年，而與夏濟安則永無相識機會。記得一九八一年初，侯公與我一同訪美，我們曾到舊金山夏濟安的墓園一祭。我連夏濟安的樣子都無法想像；只見小小一方墓石，映照在落日餘輝中，使我感到人生際遇之無常而已。

侯公主持臺大外文系時，承他看得起，找我做過不少事，包括博士班的論文口試和各種雜務，我都沒有拒絕。老實說他找我做的事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譬如博士論文是厚厚的一大冊，送到手中距離口試只有幾天時間，我得一字一句用心閱讀，找出問題，才覺心安。所以總是勉力而為。

後來他當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我當副會長。我們舉辦過國際和國內比較文學會議，共事了幾年，相知漸深，已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因此對他的為人處世的風格，頗有瞭解。他常常暗中幫助人，或是化解了一場紛擾或誤會，而對方不但不知感激，有時反而責怪。我想是他的態度的問題。他有時說話非常率直，甚至難堪，但絕無惡意。

茲舉一事爲證。一九八一年，我們一同去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問時，有一位年輕的美國學人，拿他所撰有關大陸作家（彷彿是蕭紅）的一篇評論，請他指教。他閱讀的速度奇快，他一面談，一面改，而且疾言厲色，絲毫不留餘地，使得那位仁兄面如土灰，抱頭而去。這是我當場目睹的，真的嚇了一跳。要是我，絕不會這樣做。但是他並無惡意，他認爲不行的就是不行，用不着轉彎抹角。他的眼力很高，有許多人的東西，他是不屑一顧的。

他中英文根底都極好。中文方面，涉獵的範圍頗爲寬廣，尤其是說部、筆記之類的雜書；加以記憶力強，話匣子一打開，滔滔不絕。他在《中外文學》上發表有關中國小說的幾篇論文，都是有見地的力作。他在英文方面的寫作能力，如上所述，他當場修改那位美國人的英文，使對方無言以對，可爲明證。

那一年我們訪美時，他順道去母校紐約大學，領取博士證書。我陪同他拜會了他的指導教授。這位教授看起來比他年輕。我當時想，他已是文學院院長，還要博士頭銜幹嗎？但是他不是這樣想，他認爲這個頭銜很重要，而且要買一套博士服帶回去。後來我才知道，每年臺大舉行畢業典禮時，大家要穿上博士服遊園。現在想來，他似乎受過一些委屈吧，所以拼老命也要拿個博士。這種心情，我現在是很能了解的。

侯公懂得做學問，而且有能力做學問，他的記憶力、閱讀力（速度奇快）和語文能力，都是我所佩服的。但是我得要說他做得不多；他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事務性的工作，譬如他曾爲一些機構翻譯英文；以及行政上的人事困擾。假如以他的能力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一定大有成就。我始終認爲，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不僅要精通中外語文，而且要對中外文化有深厚根基，否則只是皮毛而已。

侯公一生在一些雜務上浪費了，十分可惜！我幾次想勸他。可是話到嘴邊，吞了下去。因爲我了解他的個性，他不會聽的，還可能罵我一頓。我雖然年長他二歲，但是我只能聽他的。

我們只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我們沒有家庭間的往還，亦無私人間的酬酢。但是我敢說，我們是朋友，而且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我們還保有古代朋友間的一點義氣，只要有事發生，有需要時，一定會挺身而出，

絕不推諉的。這種朋友在今日的世界上是越來越少了。

自他離開臺大之後，我們不僅很少見面，而且鮮迎音問，他的去世，我是在報上得知。開弔之日因有課，未能親臨一祭。使我感到極大的遺憾。但是我相信他了解我，我們從來是不拘形式的。

今謹以此文呈獻給他的在天之靈！

# 我的第一位外文系朋友

葉慶炳

我和建人兄相識，在民國三十八年。我在三十六年暑假通過臺大的轉學考試，成了臺大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那時臺大同時招收中文系第一屆新生）。建人兄則在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後，以青年軍身分復學，由教育部分發至臺大外文系就讀。於是，我們有緣千里來相會，成了大學同學。

三十九年六月，我們同時畢業。他留在外文系做助教，我留在中文系做助教。於是，我們又成了大學同事。

更巧合的事，臺大當時有好幾所單身教職員宿舍，而我和我同時分配到位於羅斯福路二段一條巷子裏的學寮單身宿舍，而且是隔壁房間。於是，我們又成了「同居」。

除此之外，我們在學問上還有「同好」，對是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愛好。別看他外文系的，他讀過的古典小說真不少。在大寮「同居」三年期間，我們有不少夜晚挑燈夜談古典小說。意見相同時，越談越高興；意見相左時，越辯越大聲。有幾個話題甚至第二天特地去看資料，到晚上再來第二回合。

那時候，助教的待遇相當微薄，一個月的薪俸，還不够買一輛進口貨菲利浦單車。於是，我們接了一份兼差，每週三個晚上為一群在一家公營工廠服務的員工補習英文，他教高級班，我教初級班。那家工廠的員工宿舍在三重，我們都是騎腳踏車往返。我們從羅斯福路——公園路——忠孝西路——延平北路——臺北橋——三重，教畢兩小時英文，仍循原路騎車回來。那時候，臺北市的一路公車往返臺北橋站與大學站（臺大）之間，

經過羅斯福路，但是一來車班太少，二來從臺北橋到三重補習地點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我們還是選擇了騎腳踏車。騎腳踏車最怕下雨天，有時雨大，即使穿了雨衣，還是會沾濕半身。但是我們不以爲苦，這點苦對我們來說，算不了什麼。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一年半，他在家公營報紙找到一份編譯工作，夜間上班，我也因爲系裏的工作漸漸加重，我們同時結束了替人補習英文的兼差。如今，當時參加補習英文的那家公營工廠員工，也都已退休了。

那時候，我們最奢侈的娛樂，就是看電影。不常看，因爲花不起錢，但是每個月總會往西門電影街去一兩次。每當晚間他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聽說某部影片如何如何不錯時，我知道他最後要說的話準是：「怎麼樣？我們去看九點的一場，現在騎車去正好。」只要有空，我總是奉陪。有時候，不等他說出最後幾句話，我就穿外衣，拿腳踏車鑰匙，準備出門。那時候，電影院門口都有專人看守腳踏車，腳踏車是臺北市民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在回程，我們照例一邊騎車，一邊討論剛才看過的影片。如果這部影片是西方文學名著改編的，他的話就多了，簡直把他的讀書心得都一一說了出來。我對西方文學只懂一點皮毛，這還是誇大的說法，而這一點點皮毛，有一些竟還是在這種場合從這位老友那裏得來的。後來我常常對中文系的同學說：「你們要研究中國文學，至少要交三個朋友：一個外文系的，一個歷史系的，一個哲學系的。這樣有助於你拓展視野，擴大成果。」這是我的經驗之談。

我在臺大專任教職四十年整。在外文系有不少位很談得來的朋友，爲我漫長的教學生涯增添了不小愉悅。而他，建人兄，就是我最早結交的一位外文系朋友。

老友走了，我心傷悲；爲老友寫悼念文字，我心更傷悲。我本來想寫兩件他在臺大文學院院長任內不爲人知的功德，但躊躇再三，還是沒有寫，因爲我想到他一定不願我這麼做。

昨夜夢魂中，時光倒流到四十年前，臺北橋頭斜風細雨。我和他披著雨衣騎著單車，在上橋坡段吃力地加速行駛，爲的是怕上課遲到，使補習英文的學生們久候。

# 閱讀倫理：追憶侯老師

廖炳惠

在臺大外文系當助教時，我最怕的一件是去見侯健院長，他往往以很重的山東口音，劈頭便來一句，問得令人覺得沒頭沒腦，因為他的話總是沒頭沒尾，已經假定你完全掌握了論述的脈絡，而且以為你已懂了，甚至於都做好了。每次對他的問話（謎語似的兩三個字），我很含糊地應「是」，侯院長立刻知道我沒聽懂，馬上又把話重複一遍，將問題的要點講清楚，再問我「辦到哈田地了」？

與侯老師在院長室的誤讀及被糾正過程，很像是讀者反應的印證，或者說得更精確些，是某種閱讀倫理的經驗。他的話像是文本論述，突如其來地讓人驚訝、張惶失措、不知如何將它弄明白。唯有再進入他的論述脈絡之中，去重組、修正自己的觀感，才逐漸掌握到文本的形式、倫理及意識形態。最能呼應侯老師這種論述性格的作品是 Laurence Sterne 的 *Tristram Shandy*，在這本小說中，讀者常被其中的敘事空隙、節外生枝所折斷，然後又接受新的教育，養成新的看法。和侯老師的對話，往往是和小說文本的閱讀接觸，以及信念重塑的過程。也許因為這種緣故，侯老師一直以十八世紀的小說為主，並要我們精讀 Sheldon Sacks 的 *Fiction and the Shape of Belief*。

上侯老師的「比較小說」，可以說是 *Tristram Shandy* 的另一篇，他常在講到要點時，又想起其他事，峯迴路轉，立刻談起朱自清、哈佛、白璧德等等，每次這種開放性的論述都讓我們一群研究生無法抓住主旨，但是卻因此學到更多，因為侯老師仍有本事將「閒話」又拉回正題。這也是他強調新芝加哥系派那種閱讀倫

理與文化教養的理由所在，對他來說，倫理並不是說教，而是把教育納入敘事體與信念的塑造重組過程中。除了要人多讀，他更要學生精研，擅於分析，學會新芝加哥的那種剖析的方法，尤其是他們對詮釋與價值判斷的關注。對一般人而言，侯老師是提倡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學者，其實他比較注意的倒是文學與道德相輔相成的交互作用，以及其中創造意義與價值信仰的活動。可能是這種緣故，侯老師花了不少心血重譯柏拉圖，企圖把文學、哲學、政治之間的密切互動，透過《理想國》的脈絡重新界定。

雖然一開始很難聽懂他的論述，但是一旦習慣了，就對侯老師的坦率及博大感到如沐春風。他的山東口音不好懂，但他卻盡可能寫得雅俗共賞。在一次會議中，他擔任我的論文主席，一開頭就說我的中文不像中文，他讀了三次，仍不能卒讀。對他來說，表達清楚更能引起大眾的共鳴，但是他並不否認曖昧難懂也有其價值，同時對理論也採兼容的態度。在幾次比較理論性的學術會議裏，侯老師不僅抱病參加，而且也表示他對晚近學者的研究頗能贊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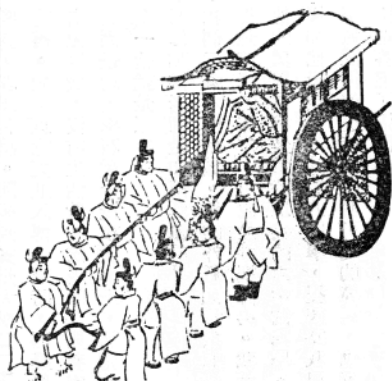
我最後一次遇見侯老師，是在一次比較文學會議上，看著他仍對生命充滿信心，對學術一點也不灰心，握著他的手，我感覺到他的熱情與執著，我聽懂了他所說的，而且似乎也明白了他教給我們的閱讀倫理。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於清華大學



月底出書・預約八折

定價：精裝300元・平裝260元



# 枕草子

清少納言 著  
林文月 譯

## 訪談錄

訪問時間：民國80年4月30日

訪問地點：「秀蘭小吃」餐廳

受訪者：侯師母

採訪者：王安琪、姜台芬、陳玲華

王安琪（以下簡稱王）：請談談侯老師的啓蒙書。

侯師母（以下簡稱侯）：他的啓蒙書有《幼學故事

瓊林》、《聊齋誌異》等，小學畢業前已讀過許多中國古典小說。

王：請談一下侯老師在國外求學的經過。

侯：侯老師三十八歲那年到哈佛做過兩年的訪問學人，那是在臺大當講師的時候。侯老師就是到

哈佛才發現世界上該讀的書太多了，因此發憤圖強，埋頭苦讀。隨後到賓州大學（U Penn）唸書。碩士班唸完進入博士班時，因獎學金只有免學費，沒有生活費，侯老師又要養家，就改到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攻讀博士，那兒的獎學金一給就是三年。

王：師母和侯老師是如何認識的？

侯：我們二家本就相識。他的外祖父和我的外祖父都是前清的秀才，可說是拜把兄弟。我父親和他的舅舅也都是當時頂尖的六中的同學。我母親和他母親也是間接的同學，提親時我母親甚至還記得他小時候聰明可愛的模樣，也就很快地答應了這門親事。

姜台芬（以下簡稱姜）：侯老師平日一定是一直不斷在唸書了？

侯：他很用功，從早到晚有空就是看書。

王：不做家事光唸書？

侯：他也做家事。有時嫌我做的菜不合胃口，就自己下廚房做菜。他因為從小就出來流亡，所以很獨立。

姜：記得十幾年前有一次師母開刀住院，就是侯老師自己做了許多東西給您吃。

王：我們那時候當助教，輪流去看師母。記得有人回來就提起，別看侯老師平常對我們那麼兇，對師母可是很溫柔呢。

侯：侯老師就是脾氣急，他是嘴巴硬心軟，刀子嘴豆腐心。他很喜歡幫助別人，也很好客，剛結婚時，我們家就常住著一大群人。當時反正大家都窮，沒地方住，就住到我們家來。

陳玲華（以下簡稱陳）：侯老師比較喜歡看京戲吧？

侯：他不但喜歡看，也喜歡唱。尤其有時候應酬回來，酒喝多了，整本《四郎探母》一人可以唱好幾個角色呢。

陳：除了京戲外，侯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休閒活動？

侯：他還喜歡玩撲克牌過關。此外他也喜歡地方戲曲，像河南梆子、河南墜子之類的。其他像周璇的老歌他也很喜歡。他年輕的時候也打麻將，只跟老朋友打。不過四十歲以後就不打了，

沒時間，要忙著唸書、寫文章，時間不夠用。

王：侯老師看那麼多的書，而且過目不忘，那麼他都坐著看，還是躺著看？

侯：不一定，要看書的性質。看比較嚴肅的書，就坐到書桌前；看諸如武俠小說之類的書，就倚在他那張單人沙發上，有時也在床上看。

王：記得以前侯伯伯就講過，我爸爸整天就是看書，惟一的娛樂就是站起來跟我們打一場拳，比劃手脚，活動活動筋骨。

侯：他很用功。吃飯的時候也看東西，通常是看報紙。連洗澡時也看，就躺在浴盆裏看，真是手不釋卷。

陳：侯老師記憶力驚人，連數字都記得一清二楚。唸文學的人通常不擅於記數字，侯老師卻是全才。

侯：他很會算數。譬如算利息，連幾分幾厘都算得清清楚楚。

王：那你們府上的錢誰管？

侯：錢我管，但「政策」是他決定的。錢在那兒他也都清楚得很。

王：投資理財全都是侯老師作了？

侯：他不喜歡投資，嫌那太麻煩了。他喜歡把錢放銀行。他也不想買房子，嫌又要出租、又要管理，很麻煩。侯老師對錢不甚重視，看我存錢，就說又餓不著你，何必呢？將來有退休金，不用擔心。

姜：可是侯老師很節儉。記得以前當助教時，他還教我們很多，連火柴盒邊黑黑的那一塊，他都要我們小心使用，免得一下就用壞掉。

侯：他是對自己很節儉，可是對朋友很大方。有朋友說沒錢繳小孩學費，他就說我這兒有圖章，你拿了去臺大領我的薪水吧。其他來借路費、借錢買米的也都常有。不過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他也不會隨便借人錢。其實他自己也沒錢，我嫁給他時他還有兩千元的負債呢。我快生老大時家裏沒錢，他怕我生產時萬一需輸血沒錢，就去翻譯一些文章，賺了一萬元。侯老師自己過日子真的非常節省，一個小釘頭也捨不得亂丟，前幾年他穿的襯衫領子都穿破了，還叫我給他翻過面來再縫上，皮鞋鞋底磨破了補補

繼續穿。他年輕時常常說，等他以後有錢了，一定要設個獎學金，叫窮人家的孩子也有機會唸書，別像他自己到了四十歲才有機會唸書，而且一波三折的。所以他過世以後，我拿出三十萬臺幣，用每年的利息設兩名獎學金，給臺大外文系的學生，錢雖然不多，但對年輕人多少是一種鼓勵。

王：侯老師人緣是好，真的是「律己嚴，待人寬」。

侯：他得病這五年多，每次住院親朋好友都來看他，又是送水果補品的，吃都吃不完。尤其在榮總住院那陣子，路那麼遠，大家還老遠跑去，我真不知道怎麼感激。他還常說他的脾氣不算好、性子又急，大家都容忍他，諒解他的心意。他的標準高，要求自己也很高，對學生、孩子也是，不願隨便誇獎他們，免得他們太驕傲。連侯保伯考上臺大都還挨罵，因為差兩分沒進電機系，他自己說如果他考上私立大學他反而會安慰他，考上臺大還罵他是為他好，要他再上一層樓。他指導學生寫論文，叫人家一改